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草根绝唱 / 张晓松等撰文、摄影, 一石文化主编, 一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4.5
(人文地理)

ISBN 7-5633-4507-8

I. 草… II. ①张…②一… III. 少数民族—概况—西南地区
IV. K280.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4)第019722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桂林市育才路15号 邮政编码: 541004)
网址: www.bbtpress.com

出版人: 萧启明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发行热线: 010-64284815

北京方嘉彩色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西直门外交大东路31号电子楼9层 邮政编码: 100044)

开本: 889mm×1194mm 1/32

印张: 5.75 字数: 127千字

2004年5月第1版 2004年5月第1次印刷

定价: 33.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张晓松 卢现艺 等 撰文/摄影

一石文化 主编

草根绝唱



，蚩尤战败后，开始向西南的千年长征，邕沙苗族的祖先就是大迁徙时的先头部队——九黎部落的一支。他们开山辟路，鏖战熊罴，勇武至今，邕沙男人仍以尚武为荣，平日里猎枪从不离身，个个枪法如神，爬山上树如履平地，极擅打猎。聚落邕沙邕沙社会以男性为中心，他们是氏族和家庭的主要领导者。无论是作为精神领袖的鬼师和迷师，还是作为自然领袖的寨老和苗王，代表国家权力的行政村长，以及家庭的支撑者，都是男性的世界。因此，邕沙男人十分重视自己身体的强壮、狩猎和耕作技术的高超，还强调外在的装束和身体的标志。 ——《枪手的部落》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草根绝唱

“乡土社会”的内部力量被称之为“草根力量”。西南少数民族社会的多样性与鲜活性，他们顽强延续的民族习俗和文化的卓绝与悲剧性，尤其是面对多年政治运动和近年市场经济大潮的强烈冲击，他们的狂喜与无奈，透过生活在西南的人文学者们的顽强挖掘，在书中以具有诗意且不乏深度的文字与图像揭示了出来。



ISBN 7-5633-4507-8



9 787563 345076 >

ISBN 7-5633-4507-8/K · 246

定价：33.00元

人文地理

草根绝唱

张晓松 卢现艺 等 撰文 / 摄影

一石文化 主编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乡土社会”的内部力量被称之为“草根力量”。“草根力量”指天然植根于民间的一种文化内部力量，用白居易诗“离离原上草……”来形容它最为贴切，说明其带有自发性的生生不息，有着坚韧的品质，柔弱的表象却能够承受巨大的外力。

西南少数民族社会的多样性与鲜活性，他们顽强延续的民族习俗和文化

的卓绝与悲剧性，尤其是面对多年政治运动和近年市场经济大潮的强烈冲击，他们的狂喜与无奈，透过生活在西南的人文学者们的顽强挖掘，都在本书中以具有诗意且不乏深度的文字与图片揭示出来。

目录

《巴什》：基诺山绝唱 8

撰文 / 刘怡 摄影 / 吴家林、欧燕生、李昆等

达巴：泸沽湖最后的通灵者 38

撰文 / 拉木·嘎吐萨(摩梭人) 摄影 / 李志雄

枪手的部落——来自苗族聚落芭沙的田野报告 58

撰文 / 张晓松 摄影 / 卢现艺

奉献给先祖的牺牲——加去苗人牯脏节 90

撰文 / 张晓松 摄影 / 卢现艺

探索古老的生育秘密——占里的习俗与药师的秘方 12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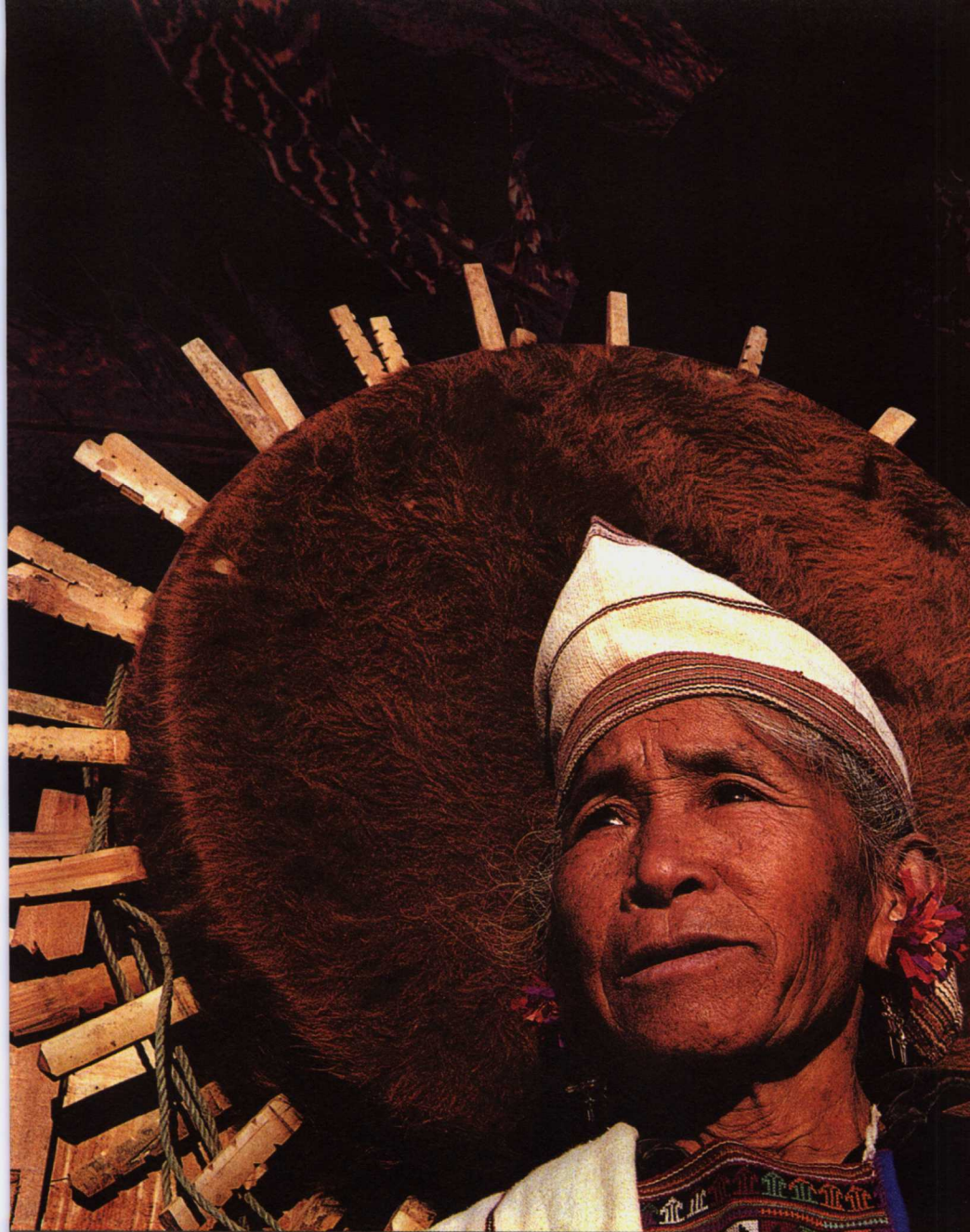
撰文 / 张晓松 摄影 / 卢现艺

俄亚“请神送魂”——一个多夫多妻的山谷 144

撰文 / 和品正 摄影 / 和桂华、和品正

走进陇戛——长角苗的村寨 164

撰文 / 张晓松 摄影 / 卢现艺



《巴什》：基诺山绝唱



撰文 / 刘怡 摄影 / 吴家林、欧燕生、李昆等

基诺人的先祖说，大洪水之后，是巴什——一对同氏族的兄妹繁衍了后代。但在现实里，人们却得为种族的繁衍，割舍自己的感情。千百年来，那些相爱而不能成婚的巴什们，唱着那部忧伤的歌，用一生一世的等待，盼望着死后在祖先居住地与爱人相聚。如今，《巴什》神秘的曲调正在消失，北热带雨林的深处，那里是基诺人用爱恋和情感滋润的土地。

基诺人的不了情

我1985年第一次上基诺山，60年代修通的小腊公路已将十几个基诺寨子吸引到了公路边。但是，如果离开公路往山里走，时光就会跟着倒退，仿佛又回到了过去的年代。凹凸不平的毛路尽头，是北热带的灌木、乔木和竹林环绕的村寨。寨边是不上锁的小谷仓，一栋挨着一栋，高低错落的茅草竹楼杂乱地散落在山梁上。各家各户的火塘上有龙竹做的锅，食物包在芭蕉叶里烧熟，碗和勺也是竹子做的。基诺人往日的的生活几乎都保留在这样的村寨里。

在一座竹楼上，我无意中把一个贝壳钥匙扣拿了出来，正说到兴头上的基诺老人停下了话，不安的目光不时往这个贝壳看，但很快又回避开。

► 自从公路穿越了基诺山，基诺人与世界的时空距离拉近了。但是离开公路往深处走，时光仿佛又跟着倒流。（欧燕生摄）



▲“特慕克”节日里的大鼓舞。跳的是一个民族的往昔和他们全部的寄托及希望。(欧燕生摄)

▼基诺人心目中的贝女神，是巴什妹所变，她可以在神界与人间的巴什郎缔结婚约，但在现实世界中，巴什妹只有在“特慕克”节等喜庆日子里才能无拘无束地与婚前的恋人相会。(吴家林摄)

陪我调查的是基诺山文化站站长沙车，那时50多岁，是他这个年龄里为数不多的汉话讲得很流畅的基诺人。他赶紧说，把钥匙扣收起来，以免带来麻烦。

几天后，“特慕克”到了，基诺话的意思是“打铁节”，是基诺人传统的备耕祭祀的日子。离寨子老远，就听见木鼓声，玩场上早已跳得黄灰弥漫。基诺人跳大鼓舞只能在“特慕克”时跳，木鼓是寨神的象征，平时不敢随便动用。只有“特慕克”时，寨神才接受臣民的供祭，赐予基诺人新年的祝福。

深夜，篝火没有燃尽的意思。年轻人和小孩先散去了，场上剩下的都是老年人和少数中年人。一阵苍老的歌声从人群中传出来，缓慢而忧伤。一群年老的男人和女人们围着火堆，手拉着手，摇摆着身体，随着节奏移动脚步。歌声出处，一个孤独的老者坐在阴影里，面前是一张小几桌，一盏昏暗的油灯在风中摇晃。老人喝一口酒唱一句，歌声将落时，围着篝火跳舞的人群中就会有另一个同样苍老的嗓音随着他的调子唱一句，接着就是众人高低不同、长短不一的和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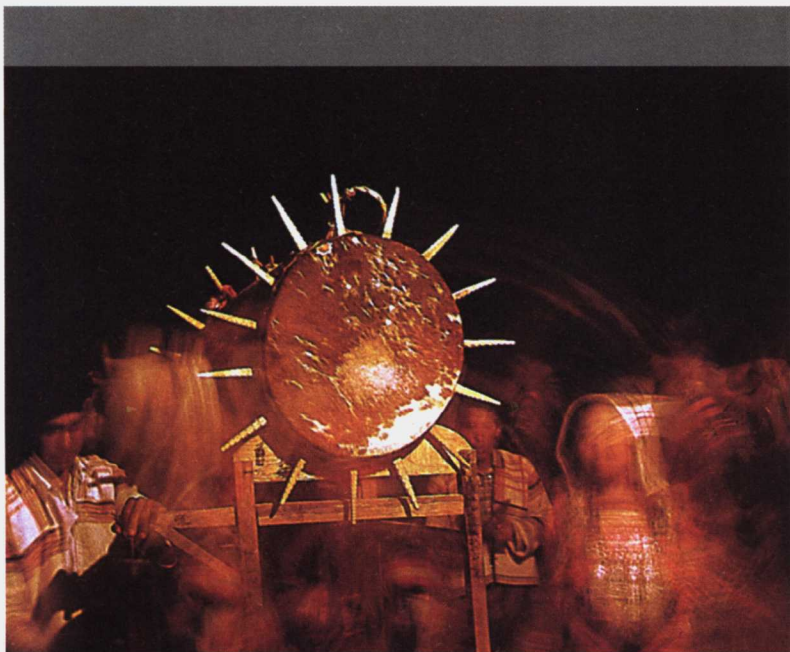
夜越来越暗，圈外老人的歌声越来越悲哀，圈内人的歌声也模糊成一片，歌声被抽泣声淹没，一股无边无际的悲怨滚滚而来，让人有说不出的伤感。

我从未想到节日会变成这样的情景，老人们布满皱纹的脸上流淌着泪水，中年人满脸迷惘。他们深情地唱着，进入了属于自己的空间。这歌声在我心里的震撼是前所未有的。歌声在继续，但没有人解释这是为什么。

沙车也沉默着，木然地盯着飞溅的火星。我忍无可忍便问了一句，他没有理会我，仿佛没有我的存在。但我知道，他听到了。

第二天，沙车慎重地告诉我：那歌唱的是《巴什》，是一部有关同氏族婚





▲ 木鼓是基诺人的神圣祭器。(李昆摄)

神圣的木鼓

基诺人的木鼓是与他们的生存有着直接关系的神圣祭器。传说远古之时，基诺人的始祖玛黑、玛妞藏在大木鼓里躲过了滔天洪水。后来，玛黑、玛妞从鼓中出来建立寨子，繁衍了基诺人。基诺人观念中的祖先聚居地“司杰卓密”，汉语直译是“潮落鼓停处的寨子”的意思。

木鼓是寨神的象征。从前，村寨长老“卓巴”、“卓色”家进门的第一间就是法定的木鼓房。“卓巴”家放置母鼓，“卓色”家放置公鼓。木鼓用红毛树凿空而成，蒙以新鲜的黄牛皮，再用十来个方形木钉钉住，木钉呈放射状。为此，外人称之为“太阳鼓”，但基诺人不这么认为。

木鼓是神物，平时任何人不得敲击。每年过“特幕克”节时，“卓巴”和“卓色”要分别带领自己氏族的人祭鼓。等“卓巴”和“卓色”敲响木鼓后，各个氏族就可以过年了。

恋的古歌，基诺人世世代代都在唱，不知唱了多少代人了。“巴什”是基诺人对同一个氏族内相恋的人的称呼，专门唱巴什的歌，也简称巴什。传说贝壳就是巴什妹死后变成的“贝女神”的象征。从前，基诺人见了贝神，要举行重大祭祀。这就是沙车告诫我收起那个贝壳钥匙扣的原因。

从那以后，沙车陪着我，走过了基诺族的三代寨子：老寨、儿寨和孙寨。相传，最早的基诺寨子是从杰卓山上下来的祖辈所建，因其辈分最大，因此称老寨，古老的东西在这里总是受到尊敬。后来傣族统治者“召片领”在老寨中命名了父寨、母寨，越加重了这些寨子在基诺人心中的分量。儿寨是从老寨分出来的下辈人建的寨。按规矩，族内重大的节庆或祭祀活动，必须在老寨举行了13天后，儿辈寨子才能举行。孙辈寨又是从儿寨再分出来的。基诺寨子多半由卓巴、卓色两个氏族组成，氏族之下又分不同姓氏的家族。人们认为，传统的寨子一定要有两个以上的氏族，村寨一定要由各个氏族的长老共同管理，这是为了安全的需要，也是繁衍的需要。

那年冬季，我去了巴雅寨。寨里的生活很简单，一大早，人们吃过早饭，把火浇灭，带上午饭便相约上路了。男人择地下扣子，捕松鼠和小鸟，妇女们找野菜打柴火。基诺人有句老话：“没有肉吃男人害羞，没有菜吃女人难堪。”巴雅寨是个老寨，由卓巴、卓色两个氏族的十多个家族组成。沙车的老家就在这个寨子，属卓巴氏族。这里的成年人必须明白自己属于哪个氏族，这非常重要。因为自古以来，基诺族固守着同氏族不婚的禁令，同氏族的男女不能结婚，甚至不能恋爱，同居的巴什被视为猪狗不如的人。社会动用了一切力量——道德、伦理、社会和宗教的力量构筑起禁区的防线。

但现实的问题是，基诺人缺乏的正是氏族以外的交往机会。大约半个多世纪以前，基诺山的原始森林无边无际，古老而稠密。影响这个民族生存的，不是食物，而是种族的繁衍。寨子之间的距离有大半天的路，与外界的联系极为有限。每个寨子仿佛就是一个扩大的家庭。那些只有一个氏族的村寨



▲ 夫妻可以相敬如宾白头偕老，但是他们也许都有自己深深藏在心里的巴什恋情。(李昆摄)

长老也做过一次次的努力，抬着牛头，提着鸡，到别的村寨邀请人来自己寨子生活。他们款待外乡人，试图留住他们，但荆棘丛生的大森林使这些努力和希望变得渺茫。最极端的例子是基诺山腹地的母寨——巴夺，直到50年前仍只有一个氏族，这使得他们只能在氏族内部通婚，甚至，排除亲兄妹之间的婚姻，堂兄妹和超辈分的叔侄女间的婚姻也不少见。这使得人口一直不蕃。直到巴夺寨搬到公路边，情况才有所好转。

巴雅寨的老歌手阿普车，是基诺山有名的歌王，属科普洛氏族。他小时候，寨子里大多是“大房子”，祖父白腊车80多岁时，全家四代78人就住在一座竹楼里。他说的“大房子”，是指一个大家族或一个氏族共同居住的竹楼。从前，人们相互间的交往，多是在同寨子，甚至同一栋“大房子”内进行。一年中，只在旱季里会有收购茶叶或交换物品的外乡人进到寨子。除去老人和孩